

#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彩陶;鱼纹;演变;象征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22-10

中国史前有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发现较多的鱼纹彩陶,一是半坡文化,一是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中的鱼纹彩陶非常典型,历来很受研究者关注。但对于庙底沟文化中的鱼纹彩陶,关注的人却很少。其实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庙底沟文化的鱼纹彩陶承自半坡文化传统,纹饰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完全图案化。由彩陶艺术表现方式研究,鱼纹的演变经历了观物取象、得意忘象的艺术过程,无象之美成为彩陶最大的魅力所在。

## 一、彩陶鱼纹分类与判读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有一种为抽象,不过是象征性的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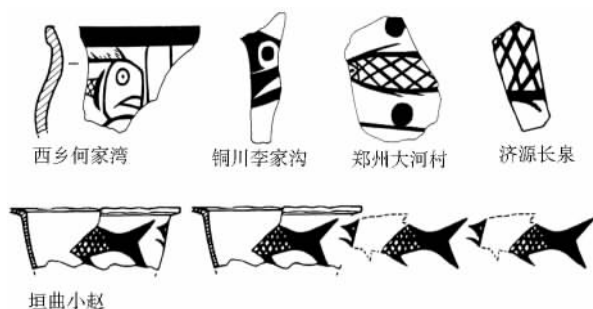
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称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因为受材料的局限,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其实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庙底沟文化的鱼纹彩陶,大多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结合的纹饰。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鸛鱼石斧图”<sup>[1]</sup>。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重点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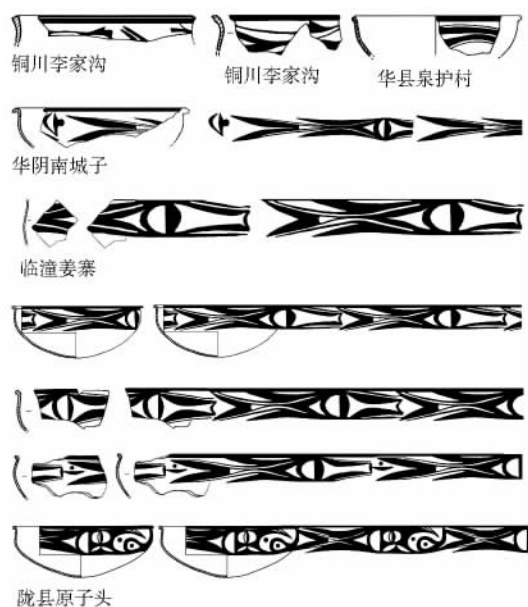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陕西西乡何家湾<sup>[2]</sup>、铜川李家沟<sup>[3]</sup>、河南郑州大河村<sup>[4]</sup>、济源长泉等地也都有发现<sup>[5]</sup>,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

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山西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sup>[6]</sup>,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图一,1)。这些发现表明,庙底沟人对鱼也相当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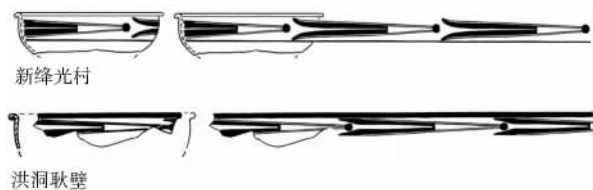
图一,1 庙底沟文化时期彩陶上的写实鱼纹

在陕西华阴南城子<sup>[7]</sup>、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sup>[8]</sup>,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陕西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sup>[9]</sup>。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图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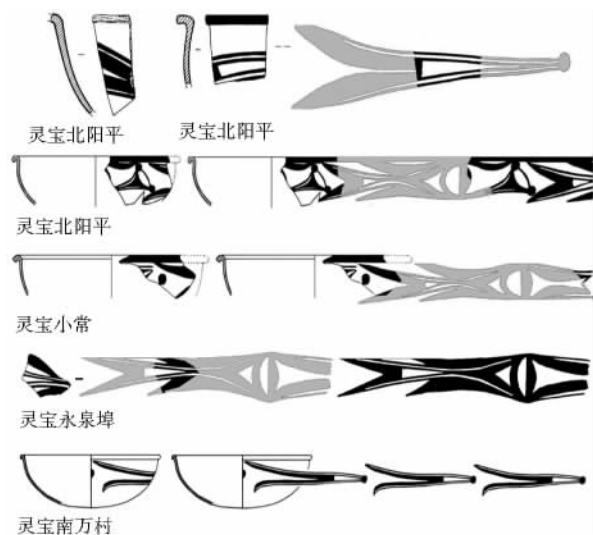
图一,2 彩陶上的典型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们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翼城北橄<sup>[10]</sup>、新绛光村<sup>[11]</sup>、洪洞耿壁有发现<sup>[12]</sup>,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sup>[13]</sup>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sup>[14]</sup>,两尾张得较开一些(图一,3)。



图一,3 晋南地区的简体鱼纹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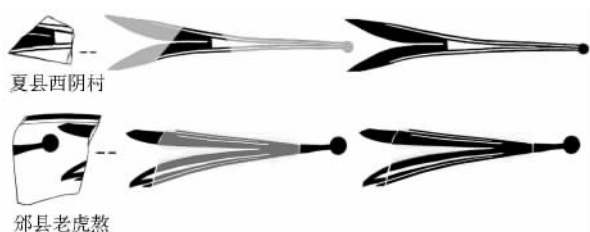
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sup>[15]</sup>。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图一,4)。



图一,4 河南灵宝几个地点发现的鱼纹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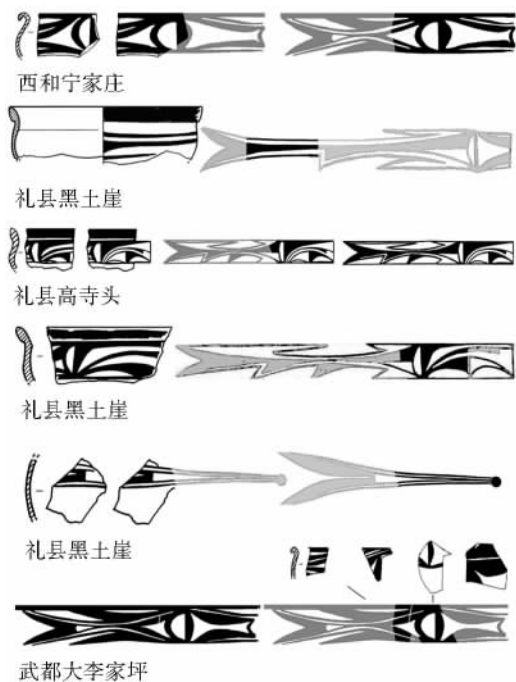
彩陶鱼纹图案的确认,是在西安半坡遗址发掘之时。但是鱼纹彩陶更早的发现,却是在渑池仰韶村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之时,当然这两

个遗址发现的鱼纹彩陶都比较破碎，发掘者并没有将鱼纹彩陶辨认出来。西阴村彩陶片上的筒体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筒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筒体鱼纹之间，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sup>[16]</sup>。后来石璋如先生在关中地区调查，在邠县老虎煞遗址也发现过筒体鱼纹彩陶<sup>[17]</sup>，属于庙底沟文化(图一，5)。



图一 5 早年发现的筒体鱼纹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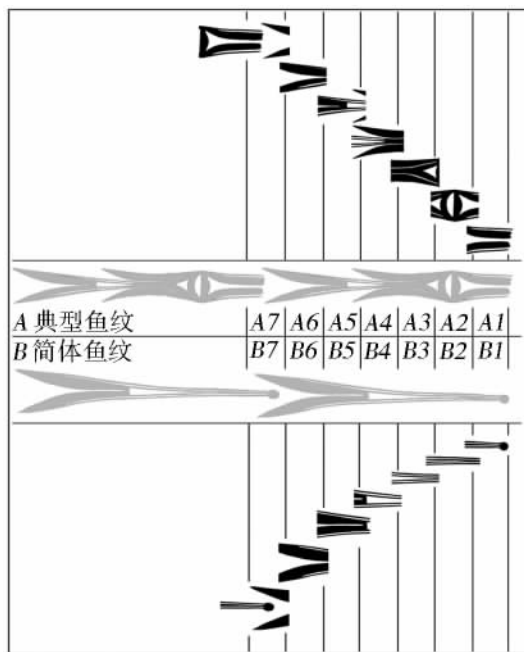
在甘南西汉水与白龙江地区的武都大李家坪<sup>[18]</sup>、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sup>[19]</sup>，也都见到了典型鱼纹彩陶，它们有的被划归半坡文化范畴，可能时代会晚一些，有的应当属于庙底沟文化(图一，6)。



图一 6 甘肃白龙江和西汉水地区出土彩陶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筒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筒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共存。南城子的筒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

事实上完整的鱼纹彩陶器发现并不是很多，常常见到的只是一些彩陶片。面对这些破碎的陶片，我们往往不能准确地判断出纹饰主题，它们一般都会被忽略不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大量鱼纹没有得到确认，所得到的印象非常不完整，这严重影响到我们对整个文化彩陶的研究。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绘制了一张彩陶典型鱼纹与筒体鱼纹残片判断坐标图(图一，7)，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从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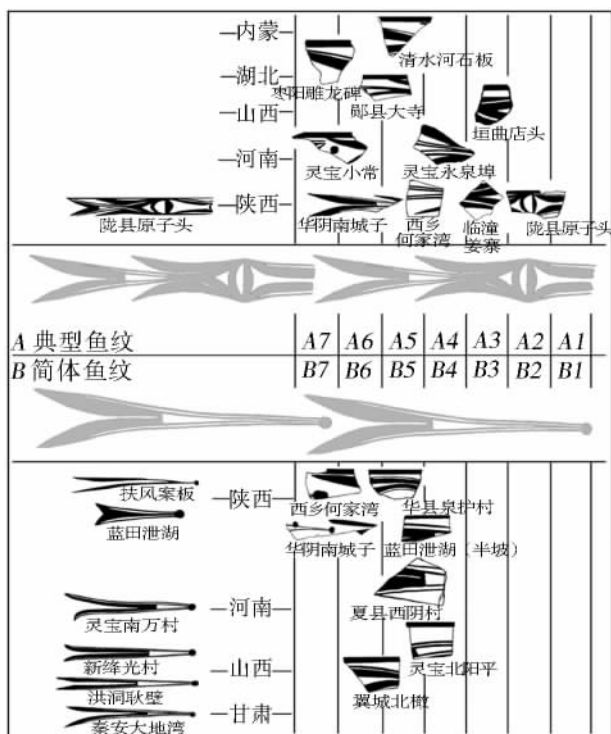


图一 7 彩陶典型鱼纹与筒体鱼纹残片判断坐标图

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 7 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 1 区，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我将现有的一些彩陶残片上的图案归入坐标图上, 确认不少过去不知全形的纹饰, 它们原本就是鱼纹 (图一, 8)。



图一 8 彩陶上的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

## 二、鱼纹彩陶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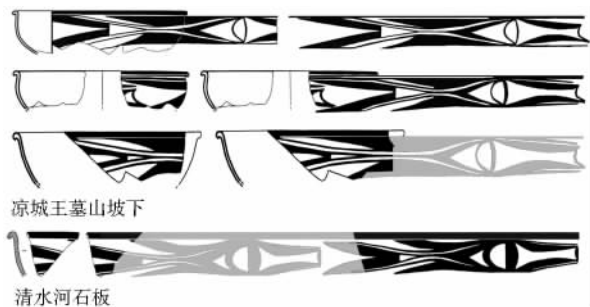
庙底沟文化典型鱼纹和简体鱼纹的分布有明确的范围, 鱼纹确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修正。

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 在豫西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和北阳平, 晋南有垣曲店头, 关中和陕南有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 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 甘肃有秦安大地湾、武都大李家坪、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等处。

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 在豫西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 晋南有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翼城北橄、洪洞耿壁, 关中和陕南有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邠县老虎煞, 甘肃有秦安大地湾和礼县黑土崖等处。

更北面的内蒙古凉城, 在岱海周围发现一些遗址, 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归入仰韶系统, 其中有

相当于庙底沟文化的遗址, 出土一定数量的彩陶。如王墓山坡下遗址最值得关注<sup>[20]</sup>, 彩陶有宽带彩、双瓣式花瓣纹、网格纹和菱形纹, 深腹的盆绘有典型鱼纹, 鱼纹构图与渭河两岸所见相同。王墓山坡下遗址有的彩陶具有半坡文化风格, 发掘者根据整体特征研究, 将它归入庙底沟文化时期, 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数据也支持这个认识。不远的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 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sup>[21]</sup>。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 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图二,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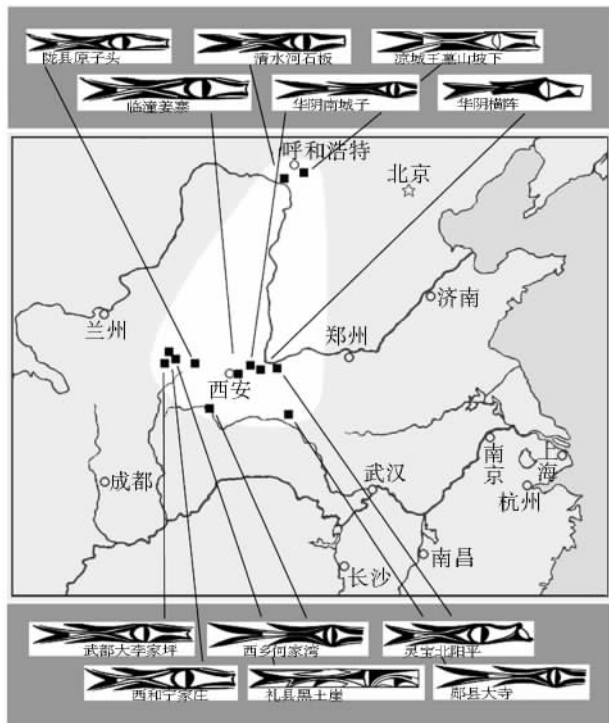


图二, 1 内蒙古南部出土鱼纹彩陶

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 湖北的邰县大寺遗址后来又作过发掘, 新近公布的 2006 年的发掘资料中, 就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sup>[22]</sup>。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 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 但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 纹饰仅存半尾, 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 暂作典型鱼纹看待<sup>[23]</sup>。枣阳雕龙碑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

典型鱼纹彩陶的分布, 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 西及渭河上游与西汉水, 东至河南西部, 南到陕南与鄂西北, 北达河套以北的内蒙地区 (图二, 2)。晋中南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中只见到极少的典型鱼纹彩陶, 这可能是工作的局限造成的, 也可能是资料未及公布, 或是暂时没有辨识出来。

在关中至河套的中间地带, 并没有见到典型鱼纹彩陶, 我们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类鱼纹向北传播的过程, 但相信河套以北的典型鱼纹彩陶一定是来自于渭河流域, 也相信以后在这一个中间地带会有新的发现来说明这一条传播路线。



图二 2 典型鱼纹彩陶分布范围图

分布在汉水、西汉水和豫西地区的典型鱼纹彩陶，也应当是来自渭河流域。

典型鱼纹彩陶最初出现的地区，可以确定是在渭河流域，但具体是在哪一片区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最有可能是是在渭河上游一带，在甘肃天水附近地区。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晚期和邻近的陇县原子头庙底沟文化早期层位中出土了较多的典型鱼纹彩陶，这是这类彩陶起源于这一区域的最好证明。

简体鱼纹彩陶的分布范围，没有典型鱼纹那么大，不过除了在河套以北没有见到以外，其他地点简体鱼纹的分布地域与典型鱼纹大体吻合。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发现典型鱼纹较少的晋中南地区，见到较多的简体鱼纹彩陶（图二，3）。

陕西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有简体鱼纹<sup>[24]</sup>，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

比起典型鱼纹来，简体鱼纹的辨识会更加困难，因为纹饰结构过于简单，陶片破碎以后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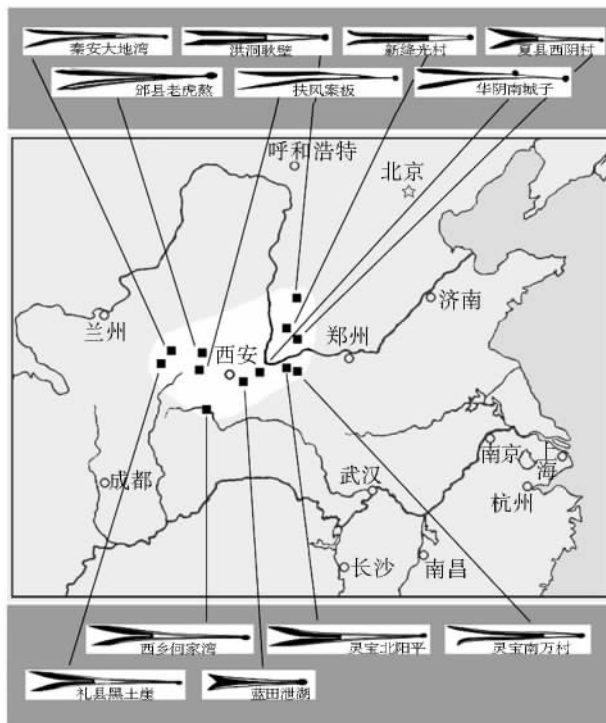
认出纹饰原貌，所以有可能许多资料因为不觉得重要而没能发表出来。这对于了解这类纹饰的分布范围是个缺憾，也许将来学者们认识到这类纹饰的重要性后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会公布更多的资料，我们对它的分布范围也会了解得更准确一些。

### 三、演化：鱼纹的拆解与简化

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都以鱼纹为重要题材，鱼纹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典型鱼纹一般都是有头有尾，另有一些鱼纹则出现了许多变化。这里要围绕鱼纹的演化展开讨论，将鱼纹的演化重点分为头部、尾部和眼部几部分进行观察。

鱼纹中见到一些特别的情形，就是鱼身与鱼头的分离，有的鱼纹没有头部，有的鱼纹则不给鱼身，鱼纹图案被拆解开来。在陶工的笔下，彩陶上的无头之鱼与无体之鱼也许各自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但它们也一定还是表示着鱼的含义，是用鱼的某一部位代表整体的鱼。这样的变化最早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是鱼纹拆解的开始。

在半坡文化彩陶中，常常见到的是全形的鱼纹，也发现有无体的鱼纹。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过几例无体鱼纹，其中有的被认为是正视的鱼



图二 3 简体鱼纹彩陶分布范围图

头,还有一例为双头鱼纹,向左和向右的两个鱼头连在一起,没有鱼尾<sup>[25]</sup>。这一例纹饰也可名为连体鱼头纹,是非常少见的鱼纹构图。山西芮城东庄村也发现一例无体鱼纹彩陶<sup>[26]</sup>,它是在一件盆形器上绘成,为二方连续构图的鱼头纹,左右鱼头相对,中间有圆点组成的隔断。鱼头张嘴瞪目,自腮以后没有绘出,鱼头就像是完整的鱼身上切下来的一样(图三,1),在其他地点的鱼纹彩陶上见到过这样构图的鱼头。



图三 1 山西芮城东庄村半坡文化无体鱼纹彩陶

彩陶绘无体鱼纹的用意,也许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绘法更简单,只用鱼头来表示鱼,对于史前画工来说,应当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样的创意也可能并不仅仅只是限于以鱼头表示全鱼形,它会启示画工作出更多更大胆的选择,比如绘出鱼尾也可以代表鱼形,同样也许绘出鱼眼甚至是鱼唇,都可用于表示全形的鱼。仅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拆解表现方法是非同小可的,它将图案装饰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大量简练精致的纹饰也就在这样的启示下被非常有序地创作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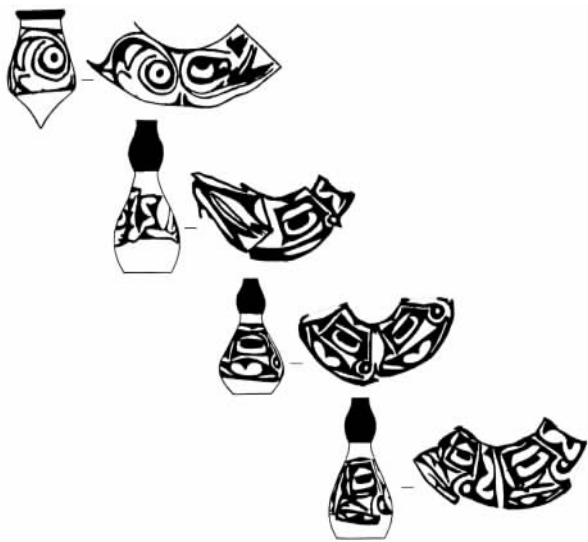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无体鱼纹,不过相关的更简略的表现鱼形的纹饰却更加丰富,不少纹饰都可以纳入到鱼纹系统中来。

彩陶上还有无头鱼纹。彩陶上的无头鱼纹,鱼身与鱼头的分离,在半坡文化晚期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特别现象。彩陶上有的鱼纹没有头部,有的鱼纹在鱼身前绘着一些特别的图形。在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上最先发现过一些无头的鱼纹,而且多见双体无头鱼纹,身尾都在,鱼头好似被齐刷刷地斩去。这种无头鱼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有一些发现,原本应当有的鱼头失踪了,但在鱼头的位置出现了新的图形,它们取代了鱼头。这样的一些图形虽然出现在鱼头的位置,但明眼看来却并不是鱼头,不过这类图形后来又独立成纹,不再与鱼身共存,为研究鱼纹的变化指示出一条隐蔽的线索。

见到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后,石兴邦先生试图揭示鱼纹变化规律,在编写《西安半坡》发掘报告时<sup>[27]</sup>,他注意到了鱼纹简化发展的趋势,认为鱼头与鱼体有分别演变的现象,揭示这样的—个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将一些特别的几何形纹饰与象生形的鱼纹联系起来观察,这一方法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效仿。

鱼目的拆解,是鱼纹变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发现看,彩陶鱼纹上鱼眼的形状,有空圆圈形,有圈中点睛形,也有偏目形,最常见的还是圆目。仅以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发现而言,彩陶鱼纹的鱼眼有圆目,也有偏目,偏目鱼眼数量似乎更多。有的偏目只绘出半个眼珠,个别的甚至绘成半闭着的样子。又在陕西临潼姜寨的彩陶上发现,在第三期文化(半坡文化晚期)中,彩陶鱼眼中的圆圈眼与偏目眼共存,而且还有两种鱼眼出现在同一件彩陶上的例证,有一件彩陶钵上就绘有不同鱼眼的鱼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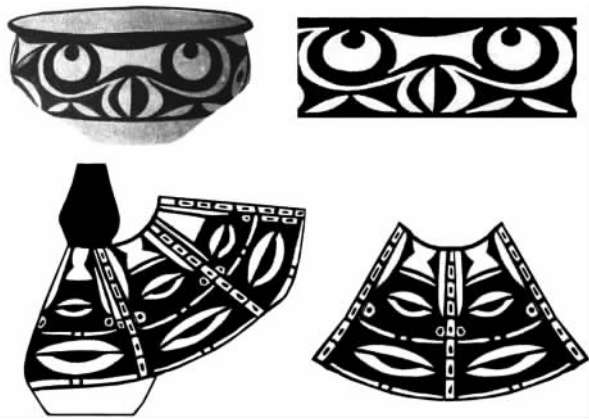
临潼姜寨半坡晚期彩陶上见到的偏目鱼眼彩陶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好几件彩陶瓶上都绘着偏目鱼纹。由于这几件彩陶瓶上的鱼纹绘得比较特别,鱼身曲回,鱼体变形很大,所以不大容易辨认。其中有的鱼身隐没,仅绘出一只鱼眼来,纹饰更为简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鱼眼的外轮廓都绘成方框形,眼睛也略呈方形,作了明显的变形处理(图三,2)。本来是圆形的眼睛,结果变幻成了方形,可见史前画工在图形处理方面有一定的艺术原则。



图三 2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彩陶圆目与偏目鱼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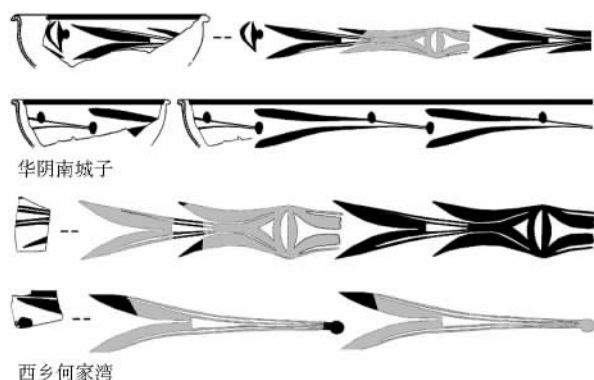
彩陶上大量见到的那些圆形中带点的纹样,它们有可能代表的正是鱼眼,应当是鱼纹的另一种简略的形式。事实上在临潼姜寨遗址,就见到一些以眼睛为主要题材的彩陶,眼形有圆目,也有偏目,相信这中间有的就是鱼目。甘肃出土一件彩陶盆,腹面绘正视的鱼头纹,圆圆的双眼之间,是阔大的嘴。这带点的圆图形应当就是鱼眼,这样的图形表示的就是鱼纹。值得注意的是两只鱼眼下面的双瓣纹,还有双瓣纹之间的圆盘形纹,它们也都是鱼纹的象征(图三,3,上)。在甘肃张家川的一件彩陶上,见到了明确的偏目鱼纹(图三,3,下),这样的鱼目是独立存在的,它所代表的当然就是偏目的鱼<sup>[28]</sup>。这些彩陶的年代介于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之间,那后来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一些类似的圆圈与圆点构图,有可能真的与鱼目有联系,是鱼纹的一种最简略的形式。



图三 3 甘肃出土彩陶上的圆目纹和偏目纹

简体鱼纹,是鱼纹演变的另一个结果。虽然鱼纹的几何化过程在研究者的眼中并不完全相同,但简体鱼纹却是可以看作是这种几何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在这一点上大概不会有什么明显分歧。用典型鱼纹作观照,简体鱼纹将鱼头省略成了一个圆点,保留下来的只是剪刀式的鱼尾,鱼身完全不见了。简体鱼纹的鱼尾变化倒还不是很大,与典型鱼纹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如果独立观察,会觉得简体鱼纹的鱼尾变化也非常大,鱼尾不仅绘得很长,分叉也很大,就像是两片柳叶。好在典型鱼纹上也有这样的鱼尾,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它认定为鱼纹,而且在同一遗址两种鱼纹都见到过,辨认并不是很困难(图

三,4)。



图三 4 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共存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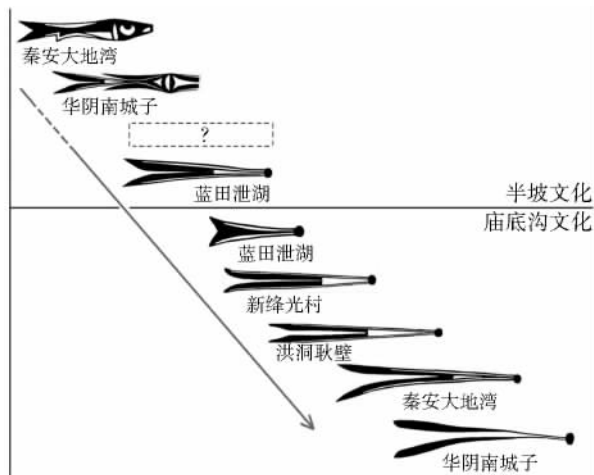
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 20 世纪 20 年代晋南地区的发掘和 40 年代关中地区的调查中就已经发现,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来。

彩陶上简体鱼纹出现的最早时代,可能是在半坡文化晚期,发现的数量也极少,只有一二例。也是因为发现太少,所以现有的资料也让我们有些怀疑它的可靠性。如果这一二例忽略不计,那简体鱼纹可以说是专属庙底沟文化彩陶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具有共存关系,它们的时代并无明显距离。在有的遗址,见到两类鱼纹共存的例证。推测简体鱼纹是由典型鱼纹演变而成,是鱼纹的最简化形式。简体鱼纹简化到只存鱼尾,鱼尾拉伸得很长,作了明显夸张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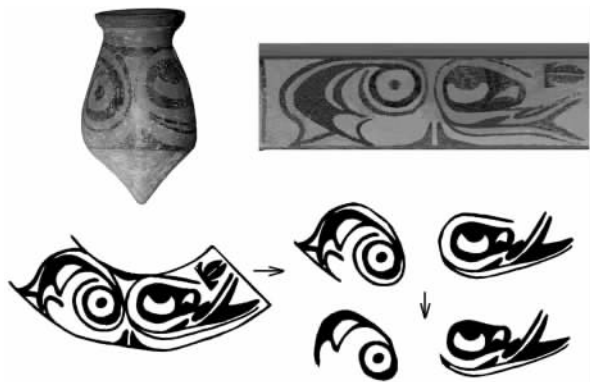
虽然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脉络可以推测出来,但要寻找到两类鱼纹之间的中间形态,这个过程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这是证明这种演变发生过的坚实证据。由简体鱼纹的变化,可以寻找到一些渐变迹象,将典型鱼纹和简体鱼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形态上的距离并不小。我们怀疑两者之间一定有具备过渡特征鱼纹形态。一般简体鱼纹的鱼尾,比典型鱼纹鱼尾的分叉比较明显,但从个别例证看分叉也有不很明显的,这是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关键点。再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多数简体鱼纹的鱼尾呈反剪形,象是反装的两片剪刀,上下都有一条

单线勾勒,一直延伸到与圆点形的鱼头连接,这是标准的筒体鱼纹样式。但还有更明显变形的筒体鱼纹,鱼尾已经不再是那种剪刀样式,更像是飘扬的两片树叶,上下勾勒的线条也省略了(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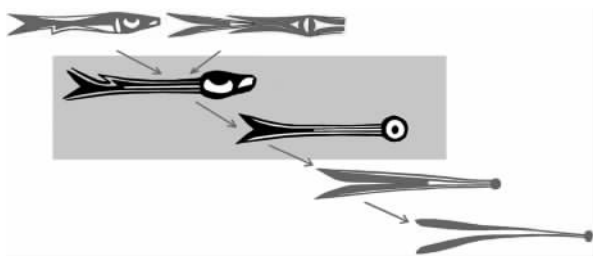
图三 5 彩陶典型鱼纹到筒体鱼纹的演变

在临潼姜寨遗址,见到典型鱼纹与筒体鱼纹共存一器的例证。在一件小型尖底器上绘有并列的两类鱼纹,左为筒体鱼纹,右为典型鱼纹。有意思的是,两类鱼纹作绘作跳跃状,不过其中的筒体鱼纹比一般的筒体鱼纹要复杂一些,而典型鱼纹又比一般的典型鱼纹更简略一些。这主要的区别在于筒体鱼纹的头部并不是常见的一个圆点,而是在圆圈中绘一圆点;典型鱼纹鱼体完全省略,只是鱼头与鱼尾结合在一起(图三,6)。



图三 6 临潼姜寨遗址出土典型鱼纹与筒体鱼纹共存彩陶

姜寨遗址这件器物的年代,正好是在半坡文化晚期,在庙底沟文化之前。根据姜寨的这个发现,我们可以绘出两种过渡形态的鱼纹(图三,7),由典型鱼纹向筒体鱼纹演变的中间形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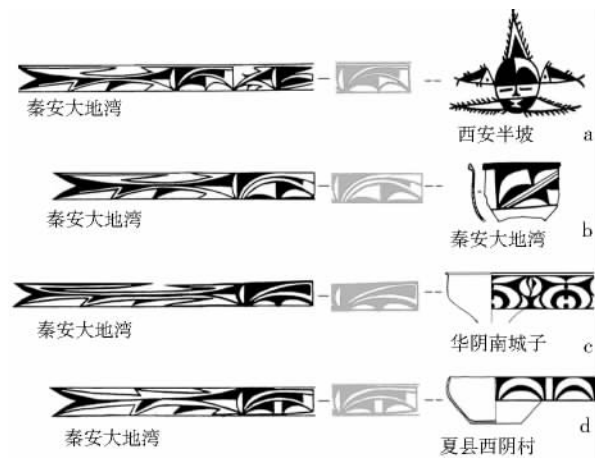
图三 7 典型鱼纹向筒体鱼纹演变的中间形态

了,演变的完整图式也就有了。

鱼纹构图的变化多端,在彩陶上有许多线索可寻,而变化最大的当然还是在鱼纹的头部。鱼纹的头形,眼睛和嘴形,都有许多变化,变化后的图形完全几何化之后,又被作为新纹饰元素进行重新组合,与原有的本体纹饰有了明显不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从半坡文化彩陶的完形鱼纹头部,可以看到一个弯角状的飞白形状,它表示的是鱼张开的嘴。半坡鱼纹嘴形有一些变化,其中有一种为黑白对比式,也是弯角状,但绘成一黑一白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鱼纹的眼可以拆解单独为纹,鱼唇轮廓也是彩陶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也可以拆解作为纹饰元素使用。

将这类鱼纹中的嘴唇纹饰提取出来,仔细观察一番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首先我们会发现,那典型的人面鱼纹的阴阳头,也许启发了当初画工的灵感,类似的鱼唇样式似乎是借用了这个构图,两相比较,非常接近(图三,8,a)。鱼唇纹提取出来后,又被作为新的元素,重新构成另外的纹饰,最典型的是取用这种元素再作一次对称构图,有时还是以斜对称的方式出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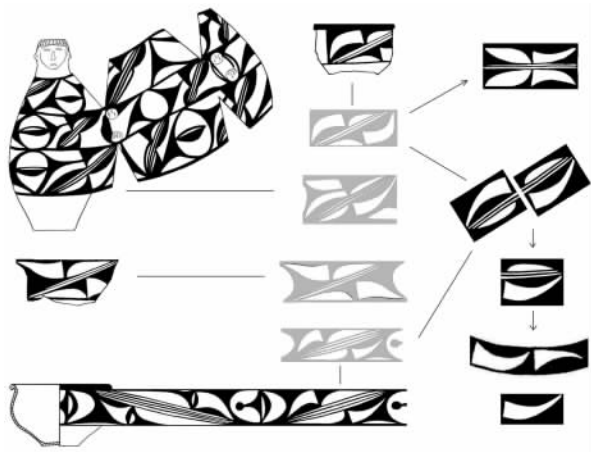


图三 8 彩陶鱼纹唇部的变形与元素提取



现手法相当灵活 (图三, 8, b)。有时鱼唇纹会与其他纹饰组合, 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 (图三, 8, c); 有时又只用这一种纹饰构图, 绘出简单的二方连续图案 (图三, 8,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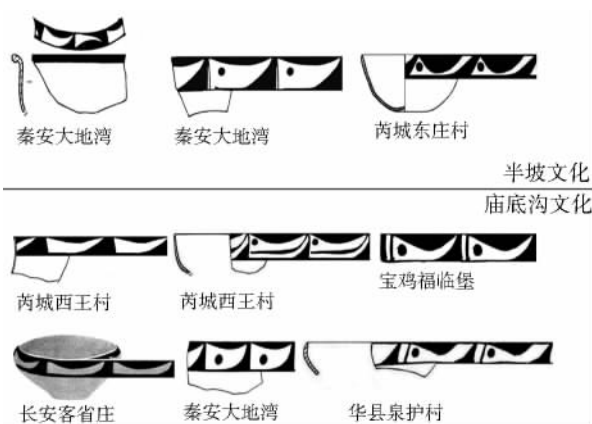
彩陶鱼纹唇部的变形与元素提取, 大大丰富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艺术表现力。在许多彩陶盆的腹部和唇面上, 都见到了这样特别的鱼唇纹, 也常常都是明显的黑白对称形式。这种对称, 有时又以类似倒影的形式出现, 有一种特别的韵味。不过当观察这类标本到一定数量时, 会发现当我们的视线只落在地纹上时, 这鱼唇纹其实是两种元素的组合, 一是弧形边的叶片, 一是一端齐一端尖的弯角。这样的组合, 在秦安大地湾遗址的那件人形彩陶陶瓶上也能见到, 人形满绘的纹饰, 主要就是圆盘形纹与鱼唇形纹, 都是变体鱼纹头部见到过的元素。这样看来, 这件彩陶瓶对于史前人而言, 就是一件图案已经几何化的鱼纹瓶 (图三, 9)。



图三 9 甘肃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中的西阴纹因素

鱼唇轮廓上的弯角状图形, 我们并不陌生, 它就是所谓的“西阴纹”。在半坡文化中, 由独立的弯角状元素作二方连续图案的彩陶并不多见, 但到庙底沟文化时期, 这种被学者称为西阴纹的纹饰传播的范围就相当大了, 构图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增加了一些修饰 (图三, 10)。

我们在大地湾遗址半坡文化彩陶中发现了不少西阴纹因素, 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单独出现, 更多地保留有鱼唇纹的构图。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西阴纹就不同了, 它更多的时候是独立成纹, 组成二方连续纹饰, 当然也会增加一些将要



图三 10 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西阴纹比较

的附加纹饰, 构图也有诸多变化。庙底沟文化彩陶典型的西阴纹主要有两式, 一式是纯粹的二方连续构图, 没有任何附加元素, 另一式增加了隔断, 隔断的变化很多 (图三, 11)。

|   |      |       |       |       |
|---|------|-------|-------|-------|
| a | 河津固镇 | 灵宝北阳平 | 长安客省庄 | 枣阳雕龙碑 |
|   | 河津固镇 |       | 华县泉护村 | 枣阳雕龙碑 |
| b |      |       | 华县泉护村 | 秦安大地湾 |
|   |      |       | 秦安大地湾 | 枣阳雕龙碑 |
|   | 晋南地区 | 豫西地区  | 关中地区  | 陇东地区  |
|   |      |       |       | 鄂西北地区 |

图三 11 庙底沟文化彩陶典型西阴纹

对于具有弯角形状的西阴纹, 它的来历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经过这样的观察之后, 我们觉得西阴纹就是由鱼唇轮廓变化而来。从另一个角度看, 它又可能与人面鱼纹有关, 是由人面头像取舍的一个结果。对于“西阴纹”的研究, 过去基本没有什么结论, 现在看来, 它最有可能是鱼嘴图形的局部轮廓, 它就是鱼形嘴部的一个象征。西阴纹脱离鱼纹本体以后, 是以反复循环的二方连续构图出现, 它已经完全没有了鱼纹的特征, 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符号。

我们注意到, 变形的鱼唇其实是由叶片与弯角形两个图形元素构成, 而且都是用地纹方式绘出。弯角形成为流行的西阴纹的同时, 叶片纹也没有被舍弃, 它最终演变成了花瓣纹。花瓣纹的完形是四瓣式花瓣纹, 它在半坡文化中已经完成了构形过程, 到庙底沟时期成了广泛流行的另一种重要纹饰 (图三, 12)。

鱼唇图形中叶片与弯角两相分离,新造出两大纹饰系统,即花瓣纹与西阴纹系统。这样的分解与重组,是彩陶重要的构图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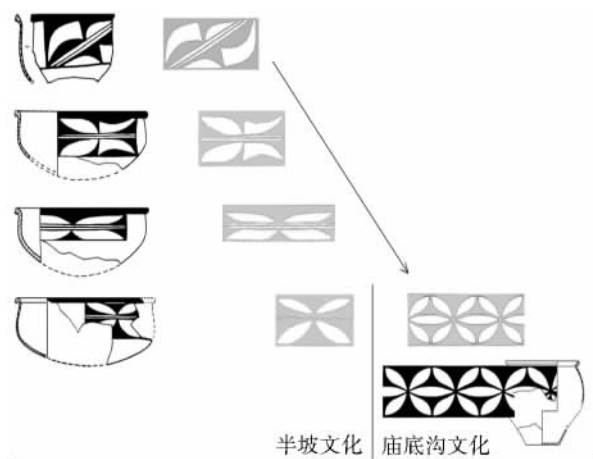


图3-12 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中花瓣纹的演变

不论西阴纹还是花瓣纹,与鱼纹本体都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鱼纹演化的结果,成为了一个符号。在庙底沟人的眼里,这两种纹饰应当是被当作鱼纹接受的。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我们对彩陶的理解可能又向前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彩陶上许多的几何纹饰,都有必要重新认识,它们可能包含着相当隐晦的象征意义。

注释:

[1]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

[3] 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4]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5]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县小赵新石器遗址的试掘》,《考古》1998年4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

[8]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9]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第2期。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原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第7期。

[16]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19]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岱海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3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2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4期。

[2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半坡》185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28] 郎树德、贾建威:《彩陶》,图19,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